

《八仙卓燕式記》日漢對音音注的語音特點與音系性質

姜復寧

山東大學

提要

《八仙卓燕式記》是江戶時代長崎人金右衛門對受清人吳成充邀請在吳氏船上用宴一事的詳細記錄。分析書中採用日語片假名為漢字標注的讀音，可以歸納其聲母、韻母特點。結合江戶時代日本社會漢語學習的歷史事實，將其與有可能產生關聯的漢語方言進行比較，得出結論：此書是以當時的杭州語音為基礎、又出於擴充受眾群體目的而加入通語成分，最終形成的特殊複合音系。

關鍵詞

《八仙卓燕式記》，唐通事唐音，語音特點，音系性質，杭州音

《八仙卓燕式記》（後文省稱“《燕式記》”），現僅存日本寶曆十一年（1761）序刊本，記錄“清人吳成充船中饗金右衛門式”事。書中的漢語詞匯均以片假名標注“唐音”，然而迄今未見考論音注語音特點、音系性質的論著，僅有部分近世唐音綜合研究論著偶有提及，如岡島昭浩（1988）依據其中全濁聲母字音注主要以日語濁音對應聲母部分，認為當歸入“浙江音”。岡島昭浩的研究為把握《燕式記》音系性質提供重要參考，但仍存在有待補苴之處：

第一，岡島昭浩雖然討論了《燕式記》中全濁聲母字的特點，但未深入離析其他語音表現，指出的《燕式記》語音特點仍不全面。

第二，僅以是否保留全濁聲母作為判斷“杭州音”標準也有待商榷。雖然杭州方言保留全濁聲母，南京方言、“北系官話”不保留全濁聲母，但一來日本人學習漢語時受日語影響，加之江戶時代日語“濁點標記的非積極性”，唐通事唐音文獻中漢語全濁聲母字往往表現奇異，如林慶勛（2020: 295）發現《唐詩選唐音》群母字“有時標出‘濁音清化’的清音，有時却標濁聲母，甚至同一字有清聲、濁聲同時出現的現象”。二來唐通事唐音文獻往往“存雅求正”加入通語成分、竄入官話共性。依據單一特點判定音系性質，恐有考慮不足之嫌。

有鑒於此，本文以《燕式記》“唐音”為據，歸納其聲韻特點（音注未標聲調），確定音系性質，為唐通事唐音研究和近代漢語語音研究提供新材料。

1. 《燕式記》日漢對音反映的漢語基礎方言聲母、韻母特點

1.1. 《燕式記》日漢對音反映的漢語基礎方言聲母特點

1. 古全濁聲母字標音混亂，有清濁兩種對音。

如（假名後標注數字為相對應音方式在全書中的出現次數，僅出現一次時省略不標）：檀ダン、腸チヤン等，部分字具有清濁兩種對應，如：拳ギエン / キエン、桃タウ / ダウ、茶ツアア 3 / ツアア 2 等。書中出現的全濁聲母字共 51 個、77 次，以清音對應 34 次（約佔總頻次 44.16%），以濁音對應 43 次（約佔總頻次 55.84%）。岡島昭浩（1988）指出，江戶時代日語濁音標記體系不完備，近世唐音文獻音注存在“濁點標記的非積極性”，部分漢語全濁聲母字的音注未標記濁音符號。考慮這一因素，《燕式記》中全濁聲母字讀濁音的比例將會更高。

2. 非、敷母字合流，均以ハ行假名作為注音的起首。

如：方ハン、芬フウン等。奉母情況特殊，既有與非、敷母相同者，如：浮ヘウ，又有以ウ / ワ假名對應聲母者，如：飯ワン、佛ウエ等。

3. 能區分尖團。

精組細音字均以ツ類（及相應濁音）或チ類（及相應濁音）假名對應聲母，如：饒ツエン、醬ツヤン 3、酒ツユウ 2 等；見組細音字均以カ行假名（及相應濁音）對應聲母，如：雞キイ 3、急キツ等。

4. 能區分泥母（包括孃母）、來母。

泥母字（包括孃母字）對音以ナ行假名起首，如：南ナン 2、泥ニ等，來母字對音以ラ行假名起首，如：鹿ロ 2、漏レ。ウ等。

5. 區分知二莊和知三章兩組聲母。

除止攝字及少數例外，知組二等字、莊組字主要以サ行假名（及相應濁音）或ツ、ツ假名對應聲母，如：茶ツアア 3 / ツアア 2、紗サア等，知組三等字、章組字主要以シ、チ（及相應濁音）對應聲母，如：中チヨン、朱チユイ 2 等。《燕式記》中的知三章組字，處於音注中間位置（相當於“介音 + 主要元音”）的主要是イ段假名，似乎說明創制音注所依據的漢語基礎方言中，此類聲母的捲舌化過程尚未完全結束，捲舌程度仍不太深，尚處在發展過程中。

6. 日母字的讀音分為兩類。

張樹錚師（1999: 27）將日母字分為“日系字”“兒系字”兩類，書中日母字的二分恰與這兩類對應。“兒系字”如“兒耳”注音為ルウ，“日系字”主要以ジ對應聲母，如：人ジン²、肉ジヨ等，僅有一個例外字“鱸ヂ。ウ”。

7. 零聲母相關。

微母字、以母字、云母字、影母字讀零聲母。匣母字分兩類，一類以ハ行假名起首，如：賀ホウ、華ハアア等，一類以ウ/ワ/ヲ起首，如：胡ウウ、黃ワン、紅ヲン⁴等，例外只有“畫ツアア”，頗疑其中“ツ”本為“ウ”或“ワ”，版片剝泐致誤；疑母字分兩類，一類以ア行/ヤ行假名起首，如：銀イン²、牙ヤア²等，一類以ナ行假名起首，如：宜ニイ²等；曉母字分兩類，一類以ハ行假名起首，如：海ハイ²、虎フウ等，一類以カ行假名起首，如：蚶カン等。

1.2. 《燕式記》日漢對音反映的漢語基礎方言韻母特點

1. 見系開口二等字具有 [i] 介音。

見系開口二等字多以イ段假名對應聲母，如：鮫キヤ。ウ/キヤウ、芥キヤイ等，可知見系開口二等字已產生 [i] 介音。

2. 蟹攝一二等字、效攝字、流攝字的韻母讀為複合元音。

蟹攝一二等字音注主要以“ア段假名+イ”對應全字或韻母，如：猜ツアイ、芥キヤイ、臺タイ等。效攝字、流攝字音注主要以“ア段假名+ウ”對應全字或韻母。相當數量的音注加有“。”，沼本克明（1997: 17）將此符號稱為“輔助符號”，指出作用是提示前後兩個元音分屬不同音節，不能融合讀為長元音。綜合來看，《燕式記》蟹攝一二等字、效攝字、流攝字的韻母讀為複合元音。

3. 絕大多數果攝字的主要元音為 [o]，見系果攝一等字不分開合口。

絕大多數果攝字採用“オ段假名+ウ”或單獨オ段假名對應主要元音，如：哥コヲ、果コウ等，例外僅“大タアア/ダアア/ダア/タア/タ”一例，可知此類字主要元音為 [o]。見系果攝一等字不區分開合口，如開口字“哥”和合口字“過”均以コヲ對應全字、開口字“賀”和合口字“和”均以ホウ對應全字。

4. 止攝開口精知莊章組字韻母讀為舌尖元音。

《燕式記》止攝開口精組、知組聲母字注音均為“ウ段假名+ウ”，如：辭ツウ、事ズウ、子ツウ¹²、絲スウ等，與以イ假名代表 [i] 不同。除《麤幼略記》“福州音”外的唐通事唐音文獻中，精組、莊組止攝開口字均主要以“ウ段假名+ウ”對應“聲

母 + 主要元音”，《麤幼略記》“福州音”主要以“イ段假名 + イ”對應全字。所有材料中出現的知組、章組止攝開口字音注都較複雜，既有以“ウ段假名 + ウ”對應的，又有以“イ段假名 + イ”對應的。可歸納為 2 種類型：

(1) 《忠義水滸傳解》《唐人問書》《崎港聞見錄》《南山考講記》《唐話纂要》《唐話類纂》《八仙卓燕式記》《唐話為文箋》《游焉社常談》《唐詩選唐音》《唐音和解》》，以及《四書唐音辨》“浙江音”和《麤幼略記》“南京音”的音注中，以“ウ段假名 + ウ”對應比例遠高於以“イ段假名 + イ”對應比例。

(2) 《唐音雅俗語類》《兩國譯通》《唐音世話》《華學圈套》《滿漢瑣語》《唐話便用》《唐譯便覽》《唐音學庸》，《四書唐音辨》“南京音”和《麤幼略記》“福州音”中，以“イ段假名 + イ”對應比例遠高於以“ウ段假名 + ウ”對應比例。

考慮日本漢學家的漢字讀音表示習慣，這兩類材料中精知莊章組止攝開口字韻母存在音值差異。第二類材料中知組、章組止攝開口字主要元音為 [ɿ]，與知組、章組字不同。包括《燕式記》在內的第一類材料特殊，將其與精組、莊組字音注聯繫，可知這部分材料中知組、章組止攝開口字主要元音讀為舌尖元音，但音值需斟酌。與精組止攝開口字音注比較，發現音注區分兩類韻母。《燕式記》知三章組聲母尚未完全結束捲舌化歷程，相應的韻母部分也應正在過渡，近於 [i] 向 [ɿ] 的演化過程中間階段，仍帶有部分舌面成分，屬於不徹底的舌尖元音。但《燕式記》明確區分知莊章精組的止攝開口字和蟹攝開口三四等唇音字韻母。綜合來看，《燕式記》止攝開口精知莊章組字韻母為舌尖元音，但知三章類字韻母的舌尖化歷程尚未結束，將其視為 [ɿ] 舌面色彩的變體更符合實際。

5. 有獨立的撮口韻。

《燕式記》中出現的絕大多數遇攝合口三等字以“イ段假名 + ユイ”注音，如：叙シユイ、魚イユイ 5/ イイ 7、拘キユイ等。書中出現的絕大多數蟹攝祭韻廢韻齊韻和止攝開口三等非知莊章精組字以“イ段假名 + イ”注音，遇攝合口一等模韻幫系、見系以ウ段假名對應主要元音，端系以才段假名對應主要元音。

文雄《磨光韻鏡》、草木子《華音韻鏡》設置“撮口呼”，李無未（2021）指出文雄“根據明末梅膺祚《字彙》所附《韻法橫圖》四等位置”，《華音韻鏡》歸字也反映其四呼與《韻法直圖》《韻法橫圖》關係密切。日語無法以單獨假名對應漢語 [y] 類韻母，《燕式記》遇攝合口三等字與遇攝合口一等模韻字、蟹攝祭韻廢韻齊韻字、止攝開口三等非知莊章精組字的音注存在區別。參考其他近世唐音材料撮口呼韻母的表示，加之日本《韻鏡》學著作提供的旁證，我們認為《燕式記》中此類音注設計是在部分擬合撮口呼語音特徵，也即有獨立的撮口韻。

6. 日母止攝開口三等字讀音對應漢語捲舌韻母 [ʂ]。

如：兒ルウ、ニルウ，與非日母的止攝開口三等字音註不同。

7. -m 尾已經消失。

中古閉口韻字在《燕式記》中與 -n 尾字標注相同，如：欖ラン、南ナン²、金キン²等。日語マ行假名可以表示 -m 尾，日漢對音中也有實例，如小倉廣壽山福聚寺藏天和三年（1683）寫本《觀音經》：念ネム、粘チエム、凡ハム，以ム假名標註 -m 尾。不特別標注中古 -m 尾字，說明其時 -m 尾已經消失。

8. 有入聲韻，但韻尾情況複雜。

《燕式記》中古入聲字表現不一：部分入聲字音注中，主要元音後附加ツ假名（舒聲字對音中從未出現此現象），如：赤チツ、答タツ，也有的字音注結尾未附加ツ假名，如：國コ、擊キ。全書出現入聲字 57 次，音注結尾附加ツ假名共 21 次，音注結尾未附加ツ假名共 36 次，結尾未附加ツ假名的音注均只有一個音節。《五韻次第》講解唐音讀法的“唐音歌”指出“入聲の足をきりすて”，意為拼讀假名標記的漢字時要去掉入聲韻尾。將明清音韻文獻入聲韻的表現與現代方音結合，我們認為其真實含義是毋須將“ツ”讀為完整發音的 [tsu]，而是在拼讀至此時作出閉塞不爆破的唯閉音動作。再看中古不同韻攝入聲字在《燕式記》中的韻尾類型：-p 尾字出現 7 次，6 次結尾附有ツ，佔比約 85.71%；-t 尾字出現 10 次，5 次結尾附有ツ，佔比 50%；-k 尾字出現 41 次，10 次結尾附有ツ，佔比約 24.39%。可見 -k 尾的消失程度最徹底，-p 尾的保留程度最高。

綜合來看，書中仍然具有獨立入聲韻，但入聲韻尾已合流。將入聲韻尾合流、部分字反映出入聲韻尾的特點不再那麼明顯、-k 尾消失最徹底而 -p 尾保留程度最高的事實結合考慮，我們認為入聲字韻尾合流後讀為喉塞音 -ʔ。

2. 《燕式記》音注反映漢語基礎方言音系性質的鑒定

鑒定《燕式記》音注反映基礎方言的音系性質，面臨雙重困難。一是江戶時代的漢語教學、漢語教科書編纂中以何種方言作為正音？通行於江戶日本的漢語方言相當複雜，南京、杭州、福州、漳州等地的方言都可能被用於創制音注，還可能採用融數種方言於一爐的“雜糅性”人工語言創制音注。如何解決可能的干擾？二是《燕式記》未載吳成充的籍貫，未說明創制音注的具體依據。況書中稱“金右衛門善屬文，兼通各州之言”，說明金右衛門曾學過數種漢語方言，那麼他創制音注時（無論是不是根據與吳成充的交流所創），會不會引入干擾成分？

綜合考慮，鑒定《燕式記》音系性質首先需要從江戶時代日本漢語學習實際入手，確定參與比較的漢語方言。而後選擇反映時代相同或相近的較大方言區語音的文獻，與音注語音特點進行比較，框定有可能的方言歸屬、排除干擾因素。最後從已初步框定的方言歸屬地中進行細緻比較，確定音注音系性質。

2.1. 江戶時代日本漢語教學實際與《燕式記》音注歸屬的初節

《三音正訛》指出“今長崎舌人家所學有官話、杭州、福州、漳州不同”，《四書唐音辨》列舉“浙江音”“南京音”，《麤幼略記》列舉“南京音”“福州音”，《東音譜》則列舉“杭”“泉”“漳”“福”等多種方言，《朝野雜記》記錄“長崎通事唐話會”則以南京話、福州話、漳州話三種方言進行會話。由史料記載可知，江戶時代日本唐通事使用“官話”和重要的漢語方言如杭州、南京、泉州、漳州、福州等。這樣確定了參與比較的漢語方言種類。

首先來看泉州、漳州、福州所屬的閩方言材料。反映閩方言特點的近世唐音材料種類較豐富，涵蓋的方言點數量也較多。選取數種材料進行比較：

(1) 福州方言：《麤幼略記》“福州音”，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東音譜》“福音”，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黃檗宗唐音材料的個別例字。雖然黃檗宗僧侶絕大多數來自福清（今福州市福清縣），且黃檗宗群體中的高僧如隱元母語也是福清方言，但他們誦經採用“官話音”，僧侶用“南京官話”與人交流，因此黃檗宗唐音實際上更多地反映南京官話的音韻特點。但黃檗宗唐音材料中也有個別例字反映福州方音特點，我們將黃檗宗唐音材料反映福州方音的例字作為比較參考，用以佐證根據音系性質明確的“福州音”材料推出的結論，但不作為直接推出結論的唯一依據，語音特點依據張升餘（1998）和楊春宇（2007）。

(2) 漳州方言：《華夷通商考》對漳州方言的描述，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東音譜》“漳音”，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朝野雜記》所記漳州話會話反映的漳州方言語音特點，依據張照旭（2023）。

(3) 泉州方言：《東音譜》“泉音”，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

雖然閩方言各方言點語音存在差異，但整體來看內部頗多一致。整合特點並結合現代方言，與《燕式記》音注比較，可以看出兩類材料間的諸多差異：

(1) 相當數量的中古知組字在反映閩方言特點的唐音材料中以夕、テ、卜對應聲母，與現代閩方言相合，而這部分字在《燕式記》中均以チ、ツ對應聲母。

(2) 中古入聲字韻尾在反映閩方言特點的唐音材料中往往同時具有三種對應方式：第一種不在韻尾位置加以額外的假名（與中古陰聲韻字音注特點相同）、第二種

以ツ對應韻尾、第三種以ク或キ對應韻尾，與現代閩方言入聲韻尾 -ʔ/-k 兩分表現相合。而這部分字在《燕式記》中，不存在以ク或キ對應韻尾的情況。

(3) 部分反映閩方言特點的唐音材料中，中古閉口韻字音注以マ行假名對應韻尾，與現代閩方言相合。即使是更大程度上反映南京官話音韻特點的黃檗宗唐音材料中，也有部分中古咸深攝字表現出 -m 韻尾痕迹，可以視作閩方言底層的偶然流露。但是，《燕式記》中涉及到的中古咸深攝字從未出現這種對應。

由此來看，《燕式記》音注依據的漢語基礎方言不是閩方言，接下來討論重點要放在其與“南系官話”、杭州方言、南京方言的關係上。

2.2. 音注與“南系官話”、杭州、南京語音材料比較的基礎工作

歸納總結《燕式記》音注過程中，我們察覺到其與吳語（尤其是杭州方言）和江淮官話（以南京方言為代表）關聯密切。但畢竟是感性認識，仍需綜合分析。《燕式記》成書距今近三百年，由於諸多重大社會歷史事件衝擊，東南方言變化速率相當快。比較時若僅採用現代方言材料相當危險，因此選取明清音韻文獻參與比較。為從語音演變規律與方向角度分析音值，還要參考現代方言。

清前中期反映東南地區方言、“南系官話”的歷史文獻甚夥，但相當數量的傳統韻書韻圖與杭州方言、南京方言間的關係難以考訂清楚，無法作為明確判斷關係的證據。如吳焯《五聲反切正韻》，吳焯為安徽全椒人，雖然其父吳敬梓在吳焯少時便將其帶到南京讀書，但吳焯編制此書時到底依據南京讀書音還是全椒方言？從書名看似乎帶有讀書音色彩，有沒有受到全椒方言影響？仇廷模《古今韻表新編》與杭州方言、杭州“讀書音”的關係，也難以坐實。日譯唐音材料同樣如此，黃檗宗唐音與南京官話關係密切，但難免雜有閩語異質性成分。心越派唐音與杭州一帶方言關係密切，但東皋心越（即蔣興儔）少時生活在浙江蒲陽（今浙江省浦江縣），成年後隱居杭州永福寺。從語言習得理論和語言調查實證看，幼年語言環境（尤其是母親的語言特點）對個人方言特徵具有深遠持久的影響。從這一角度看，心越派唐音也不能視作完全的“杭州方音”。

討論中需要充分重視的日譯唐音乃是奧村佳代子（2007: 23–24）所稱“三種唐話”即“唐通事的唐話”“岡島冠山的唐話”“日本人的唐話”。“日本人的唐話”往往是日本人翻譯介紹或改寫的中國通俗小說，大都沒有音注，難以作為語音研究材料。

“唐通事的唐話”是唐通事編寫以供準備襲職唐通事的子侄們學習漢語的教材，多以抄本形式家傳，音注方言成分濃厚。“岡島冠山的唐話”則是《唐話纂要》《唐話便用》《唐譯便覽》《唐音雅俗語類》等以刻本形式梓行的漢語教科書，這些作品中“正音”色彩更強，特別是《唐音雅俗語類》和《唐譯便覽》明確指出“每字注官音並點四聲”，探討官話語音特徵時值得重視。

這樣，本研究涉及的材料分別是（後文表格中每種材料均以字母代號表示，此將代號標注在相應材料後括號中）：

（1）明清“南系官話”材料：金尼閣《西儒耳目資》（A），依據曾曉渝（2014）；明代“南京官話”共性特徵與“動態彈性系統”語音表現（B），依據曾曉渝（2016）；何美玲《南京官話》（C），依據謝育新（2016）；岡島冠山《唐音雅俗語類》的“官音”（D），依據謝育新（2016）；岡島冠山《唐譯便覽》“官音”（E），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

（2）杭州方言材料：虞德升《諧聲品字箋》（F），依據張詠梅（2011）；用文雄《三音正訛》“俗音”替換《磨光韻鏡》“浙江音”得到的“文雄注‘杭州音’”這一“大體上反映了18世紀杭州音的材料”（G），依據謝育新（2016）；《四書唐音辨》“浙江音”（H），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新井白石《東音譜》“杭音”（I），依據鐘雪珂（2021）；現代杭州方言（J）依據錢乃榮（1992）。

（3）南京方言材料：馬鳴鶴《正音新纂》（K），依據汪瑩（2020）；《四書唐音辨》“南京音”（L），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麴幼略記》“南京音”（M），語音特點由筆者歸納；現代南京方言（N），依據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調查、編纂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

我們提出兩條鑒定音系特徵的原則：第一，考慮日漢音系差異，不考慮可能存在岐解的特點；第二，只採用具有明顯分合表現的信息。確定以下特徵參與比較（後文表格中每種語音特徵均以代號表示，代號即此處每條語音特徵前的序號）：（1）保留全濁聲母；（2）非、敷母字合流，奉母字部分獨立；（3）能區分尖團；（4）能區分泥母（包括孃母）和來母；（5）除止攝字外，知莊章組聲母讀音類型分讀為知二莊、知三章兩類；（6）日母字的讀音分為兩類；（7）見系開口二等字產生i介音；（8）見系果攝一等字不區分開合口；（9）有獨立的撮口韻；（10）中古咸深攝字-m尾消失；（11）入聲韻尾合流為喉塞音-ʔ。

此外，黃檠宗唐音文獻、心越派唐音文獻、部分中國傳統韻書韻圖、唐通事唐音文獻中“日本人的唐話”，雖然音系性質尚不明朗或存在雜糅因素而難以直接“是”“非”判斷，但可以作為參考，後文討論將運用這些材料。

2.3. 《燕式記》音注音系性質的確定

比較《燕式記》音注與其他材料的語音特點，見下表1。表中橫行為語音特徵、豎列為材料中相應表現，“+”表示具備該特徵、“-”表示不具備該特徵、“±”表示內部表現不一、“○”表示因收字數量所限而無法判斷。

表1 《燕式記》與其他材料的語音特征比較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八仙卓 燕式記		+	+	+	+	+	+	+	+	+	+	+
南京 官話	A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C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杭州 方言	F	+	+	+	+	-	+	+	+	+	+	+
	G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南京 方言	K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燕式記》與其他材料無法完全吻合。一些語音特徵如區分尖團、日母字讀音分為兩類、見開二產生 i 介音、-m 尾消失、有獨立入聲韻，在全部材料中表現一致。分析《燕式記》與其他材料表現不一的成分，討論其音系性質。

2.3.1. 《燕式記》音注與南系官話、南京方言都不能吻合

三者的語音差異主要集中在是否保留全濁聲母、非敷母與奉母的關係、是否區分泥孃母與來母、是否有獨立撮口韻。如果說《燕式記》非敷母合流、奉母部分獨立可以從日漢音系差異解釋，是否有獨立撮口韻、泥孃母與來母的關係可以用南京方言內部表現不一的觀點避開，然而全濁聲母字讀音類型差異却無法解釋。全濁聲母清化早在明代就已成為權威性通用官話的基本音系特徵之一（曾曉渝 2016），《燕式記》明顯保留全濁聲母與南系官話、南京方言材料表現迥異，《燕式記》之後的官話方言中也不存在全濁聲母。這一差異不符合南系官話、南京方言實際，又與語音演變的規律和方向不合，無法以歷時演變解釋。

部分無法進行系統性比較的特殊表現也不能與南系官話、南京方言建立聯繫。如《燕式記》中部分疑母字讀 [n] 聲母，這也是許多吳語方言的共同特徵，但南系官話、南京方言材料中都不存在此類現象。黃檠宗唐音文獻的表現更是值得重視：《戚林八音》《福州方言拼音字典》都反映中古疑母字在明清福州方音中的歸派複雜，存在相當數量的特殊字。但黃檠宗唐音文獻中疑母字音注規律嚴整，絲毫沒有混亂，這反映

時人學習南系官話時對特殊語音現象的刻意關注。那麼《燕式記》中疑母字的表現，也可佐證此書音注並非依據南系官話所創制。

2.3.2. 《燕式記》音注與杭州方言的吻合程度相當高

在系統性比較中，《燕式記》音注與杭州方言材料之間僅在知莊章組聲母的讀音類型方面存在差異。此外，部分疑母字讀為 [n] 聲母的特殊表現，也與杭州方言相合。實際上，知莊章組聲母的不同，也可以尋找到具有極強說服力的解釋。

判斷唐音文獻音注是否應歸入“浙江音”，匣母字音注類型是重要的判斷標準。《燕式記》中“壺ウウ”“黃ワン”“紅ヲン”“還ワン”都明顯不是官話音系表現，而應是以杭州音為中心的浙江音。東皋心越琴譜這一與杭州方言關係密切的心越派唐音材料中，匣母字對音分為三類，一類以ハ行假名起首，如：寒ハアン、携ヒイ、換フン等，一類以カ行假名起首，如：豪カウ、肴カウ、系キイ、鶴ゴ等，一類以ウ或ワ起首，如：胡ウウ、橫ウヲン、或ウヲツ、怀ワイ、徊ワイ、遑ワン等，也可佐證《燕式記》音注與浙江方言的密切關係。

2.3.3. 《燕式記》知莊章組聲母字的特殊表現無法否定其與杭州方言之間關係

《燕式記》中除止攝外的知莊章組聲母字，聲母分讀為知二莊、知三章兩類，而明清杭州方言語音材料、現代杭州方言中，知莊章組聲母均合流。乍看之下，似乎可以否定其與杭州方言的關係，但仔細分析却發現其中暗藏玄機。

第一，無法否認《燕式記》雜入官話成分的可能。知二莊、知三章二分，是明清官話韻書的共性特徵。唐通事唐音著作中不乏以某種方言為基礎，又為“存雅求正”雜入官話成分的情況，《燕式記》知莊章組聲母二分也可這樣解釋。

第二，即使不採用“官話成分引入”，《燕式記》知莊章聲母表現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釋。這種類型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中原音韻》知莊章聲母究竟是合流，還是分讀為兩類的問題。寧繼福（1985: 213–215）提出得到較多學者認可的解釋：《中原音韻》的知二莊、知三章依據其後 [±i] 的不同產生音值區別，知三章合並後可能先讀為舌葉音，“舌葉音+細音”發音時吞掉細音變為捲舌音。但知二莊、知三章聲母互補分布，且聽感接近，往往不起辨義作用，很難區分。以此觀察日漢對音材料，可為其中的知莊章分讀找到解釋：日語既有 [tʃ] 類音又有 [ts] 類音，且可以區別意義。日本學者學習漢語時，可能受母語負遷移而區分開漢語中雖有音值差異但不具有辨義功能的音位變體，進而干擾音注創制，難以完全依據音注判斷知二莊、知三章究竟二分還是合一。

由此來看，《燕式記》音注與杭州方言不合的表現，可能反映其基礎方言與杭州方言並非同一，也可能是“存雅求正”影響下的刻意為之，亦或是日漢音系差異影響

產物。數種解釋都無法證實或證偽，這不像全濁聲母差異無法調和，而是有數種可能，不能作為否認《燕式記》音注與杭州方言關係的確鑿證據。

2.3.4. 《燕式記》音注雜入了官話成分

《燕式記》音注的語音特點與杭州方言的關係更為密切，也可以解釋更多的疑難問題。但是其中也存在著一些與杭州方言不合的情況：

(1) 書中日母止攝字讀為 [ʈ]，而不像杭州方言老派一樣讀為自成音節的 [ʈ]，更不像今杭州方言新派一樣讀為 [ʈl]；

(2) 書中流攝一等字讀為 [əu]，而不讀為 [ei]。

這與今杭州方言不同，也難以採用語音歷時演變解釋，但與《諧聲品字箋》、文雄注“杭州音”相類。考慮這些材料“存雅求正”色彩，以及《燕式記》中存在更多帶有明顯杭州方言色彩，但與漢語官話韻書無法對應的特點，如奉母字讀音、保留中古全濁聲母、部分疑母字讀為 n、匣母字具有零聲母讀法等，不能以此認定《燕式記》語音基礎完全是通語，而應解釋為雜入官話成分。

綜合考慮杭州方言在當時東南地區作為強勢方言的事實，以及杭州方言具有官話色彩、適合作為通用語的情況，我們認為《燕式記》音注反映的乃是以當時杭州語音為基礎、又為了擴充受眾範圍、便於交際而加入通語成分，最終形成的帶有官話色彩、通行於江浙地區的特殊複合音系。

3. 結論

歸納整理《燕式記》日漢對音音注，並與江戶時代日本唐通事群體中流行的漢語方言的歷史語音材料、現代方音分別比較，可以發現《燕式記》日漢對音音注反映的是以杭州方言為基礎，又出於“存雅求正”目的加入通語成分，同時因日漢音系差異而將日語拼讀習慣帶入對音中而帶上雜糅性色彩，最終形成的特殊音系，可以稱為“杭州式讀書音”。其中“杭州音”成分既反映杭州方言在當時東南地區作為強勢方言的史實，又與日本人將杭州方言作為漢語“俗音”代表，在民間交往場合“俗音”“正音”並行不悖的史實相關，雜入“讀書音”成分則應是出於“存雅求正”目的，對杭州方言與通語之間的齟齬進行修正。多重因素協同作用、相互影響滲透，最終形成目前所見面貌。

鳴謝

感謝外審專家及編輯部提出的寶貴意見。本文受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74 批面上資助“江戶時代唐通事唐音文獻語音研究”（編號 2023M742102）資助。

參考文獻

- Jiangsu Sheng he Shanghai Shi Fangyan Diaocha Zhidaozu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 1960. *Jiangsu Sheng he Shanghai Shi Fangyan Gaikuang*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 Li, Wuwei (李無未). 2021. Yunjingxueshi: Fenqi, yanjiu tedian ji xueshu fazhan qushi, shang 韻鏡學史: 分期、研究特點及學術發展趨勢(上) *Huaxia Wenhua Luntan* 華夏文化論壇 28(2). 19–28.
- Lin, Qingxun (林慶勛). 2020. *Changqi Tanghua Tangyin Yanjiu Lunji* 長崎唐話唐音研究論集 Taipei: Wanjuanlou 臺北: 萬卷樓.
- Ning, Jifu (寧繼福). 1985. *Zhongyuanyinyun Biaogao* 中原音韻表稿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Numoto, Katuaki (沼本克明). 1997. *Nihon kanjion no rekishiteki kenkyū: Taikei to hyōki o megutte* 日本漢字音の歴史的研究: 體系と表記をめぐって Tōkyō: Kyūko Shoin 東京: 汲古書院.
- Okajima, Akihiro (岡島昭浩). 1988. Kinsei Touon no Seidaku 近世唐音の清濁 *Kuntengo to Kuntensiryō* 訓點語と訓點資料 88(1). 95–105.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1992. *Hangzhou Fangyanzhi* 杭州方言志 Dongjing: Haowen Chuban 東京: 好文出版.
- Ukumura, Kayoko (奧村佳代子). 2007. *Edozidai no Touhanasi ni Kan suru Kiso Kenkyū* 江戸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 Suita: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吹田: 関西大學出版部.
- Wang, Ying (汪瑩). 2020. Zhengyin Xinzuan de yuyin xitong ji qi yinxi xingzhi 《正音新纂》的語音系統及其音系性質 *Guhanyu Yanjiu* 古漢語研究 26(1). 99–104, 128.
- Xie, Yuxin (謝育新). 2016. *Riben Jinshi Tangyin: Yu Shiba Shiji Hangzhouhua he Nanjing Guanhua Duibi Yanjiu* 日本近世唐音: 與十八世紀杭州話和南京官話對比研究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Yang, Chunyu (楊春宇). 2007. *Shehui Yuyanxue Shidian xia de Qingdai Hanyu yu Qita Yanyu de Duiyin Yanjiu: Yi Riben Jinshi Tangyin Ziliao · Manyu Ziliao · Luomazi Ziliao wei Zhongxin* 社會語言學視點下的清代漢語與其他言語的對音研究——以日本近世唐音資料·滿語資料·羅馬字資料為中心 Shenyang: Liaon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沈陽: 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
- Zeng, Xiaoyu (曾曉渝). 2014. *Xiru Ermuzi yinxi jichu fei Nanjing fangyan buzheng* 《西儒耳目資》音系基礎非南京方言補正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3(4). 423–429.
- Zeng, Xiaoyu (曾曉渝). 2016. Mingdai Nanjing Guanhua xingzhi kaoshi 明代南京官話性質考釋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5(2). 178–187.
- Zhang, Shengyu (張升餘). 1998. *Riben Tangyin yu Mingqing Guanhua Yanjiu* 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 Xi'an: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西安: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Zhang, Shuzheng (張樹錚). 1999. *Fangyan Lishi Tansuo* 方言歷史探索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Zhang, Yongmei (張詠梅). 2011. “*Xiesheng Pinzidian*” *Yinxi Yanjiu* 《諧聲品字箋》音系研究 Chengdu: Bashu Shushe 成都: 巴蜀書社.
- Zhang, Zhaoxu (張照旭). 2023. Jinshi Tangyin zhong de Zhangzhouyin 近世唐音中的漳州音 *Riyu Xuexi yu Yanjiu* 日語學習與研究 25(2). 59–67.

Zhong, Xueke (鐘雪珂). 2021. Zaitan 18 shijichu zhi Hangzhouyin: Yi Riben *Dongyinpu* yu Zhongguo *Xiasheng Pinzajian* wei yiju 再談 18 世紀初之杭州音——以日本《東音譜》與中國《諧聲品字箋》為依據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 10(2). 97–110.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honological Properti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nnotations on Phonology in *Baxianzhuo Yanshi Ji*

Funing Jiang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xianzhuo Yanshi Ji is a detailed account by Jin Youwei Men, a native of Nagasaki during the Edo period, documenting his invitation by Wu Chengchong, a Chinese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a banquet held on the Wu family's ship. It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and folk customs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a. By analyz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marked with Japanese katakana in the boo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itial and final consonants can b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 Japanese society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e findings were compared with potentially related Chinese dialec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is book was based on the Hangzhou dialect of the time, supplemented with common language components to expand its audience, resulting in a special composite phonological system.

Keywords

Baxianzhuo Yanshi Ji, Tang Tongshi Tang Yin, voice characteristics, phonological properties, Hangzhou sound

通訊地址：山東 濟南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

電郵地址：jfn@sd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3月1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10月23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10月29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11月2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1月24日